

王龍谿全集

五

~ 16
1087
5

五



門和16
編1087
卷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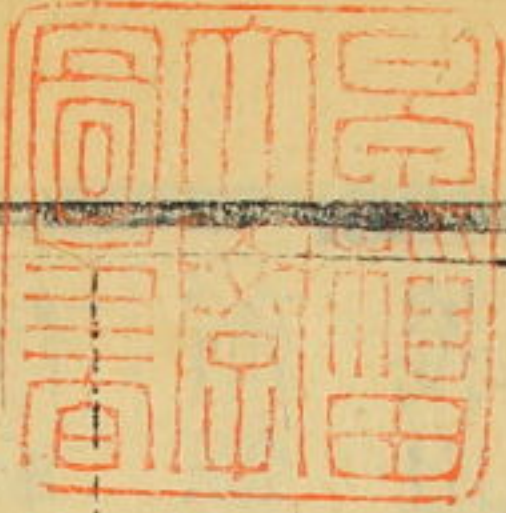
王龍谿先生全集卷八

後學會稽莫晉校刊

諸城竇椿齡
蕭山吳鍾惺參校
晉寧李浩

大學首章解義

大學一書乃孔門傳述古聖教人為學一大規矩若夫法外之巧則存乎心悟先師所謂致知焉盡矣大人之學對小人而言也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若夫隔形骸而分爾汝者小人矣大人為學之道在于明明德明德者心之虛靈根於天性明之所以立天地萬物一體之體也欲明明德在于親民親民者性之同然靈之貫徹親之所



以達天地萬物一體之用也。明德以養民，其機在於止。至善至善者，心之本體。天命之性，粹然無欲，其虛而靈者，皆其至善之發見。所謂體用一原，天然自有之中，是乃明德親民之極，而不容少有擬議加損于其間也。止至善者，止諸此而已矣。少有擬議加損于其間，則是私心小智，而非至善之謂矣。彼二氏之虛罔空寂，騁其私智於過高，而無有乎家國天下之施。五伯之權謀術數，溺其私心於卑瑣，而無有乎誠愛惻怛之實。是皆不知止於至善之過也。是義也。先師已言之詳矣。卽本體以爲功夫，聖人之學也。悟得時，只止至善一句，已是道盡。恐人信不及，故復說知止

一段，以示學者用功之要。知非知識之謂，見性以入悟，真知也。心之本體原是至善，而無欲。無欲則止，有欲則遷。止與遷對。定與亂對，靜與動對。安與危對。知止而不遷，則志有定向，故能不亂而定。定故能不動而靜。靜故能不危而安。蓋知止所以入定，常定曰靜。安則靜之極也。人心原能通達萬變，經綸酬酢，與國家天下相爲應感。所謂慮也。有欲始窒而不通知止，以至於安，則有以復其無欲之體。故無所不通而能慮。易云：「介於石，不終日，一致而百慮也。」慮而後能得。得者，得至善而止之也。以言乎體，謂之明德。以言乎用，謂之親民。冒天下之道，如此也。已矣。此用功夫以

復其本體賢人之學也。悟得時，知止二字亦已是道盡。又恐人信不及，故復說下面先後次第，以示學者用功之序。明德親民一物也，而有本末之序。知止能得一事也，而有終始之因。本末以木之根梢言，終始以樂之首尾言。知所先後云者，本立而末自治也。始作而終自成也。近道云者，與道猶有二，未至於能得也。此是用却困勉工夫，以求復其本體學者之事也。本體功夫淺深難易，若有聖人賢人學者之不同，及其知之成功一也。下二段正是詳言先後功夫之條件。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是最初一大志願。合下以天地萬物一體爲己任，不如此便流於私心小智，而爲小人矣。天道有本，而學有序。欲明明德於天下，須先治其國。欲明明德於國，須先齊其家。欲明明德於家，須先修其身。身者家國天下之本，而心又身之本也。以其虛靈主宰而言，謂之心。以其凝聚運用而言，謂之身。心與身一也。修身云者，非禮勿視聽言動之謂也。心本能視，發竅於目。心本能聽，發竅於耳。心本能言，發竅於口。心本能動，發竅於四肢。聰明者視聽之則，言者心之聲，四體之動以定命也。無心則無身矣。故欲修其身者，必先正其心。心無形體，無從而正。纔欲正心，卽屬於意。意者心之所發，心本至善，動於意始有善有不善。故欲正其心者，必先誠其意。誠意

云者真無惡而實有善之謂也。然所以辨別惡善之機則在於良知。良知者是非之心。善惡之則不致其知則真妄錯雜。雖欲勉強以誠之不可得而誠矣。故欲誠其意者必先致其知。致知云者非若擴充其知識之謂也。致吾心之良知焉。爾致者至也。易言知至至之。知至者良知也。至之者致也。然欲致其知非影響無實之謂。是必有其事矣。物者事也。良知之感應謂之物。物即物有本末之物不誠則無物矣。格者天然之格式。所謂天則也。致知在格物者正感正應順其天則之自然而我無容心焉。是之謂格物。故曰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合內外

之道也。此自末而歸之於本。終而始也。蓋視聽之物格則知視聽之知至。而欲視聽之意始誠。言動之物格則知言動之知至。而欲言動之意始誠。意誠則有以復其本體。心可得而正矣。心正則視聽言動一於禮。身可得而修矣。士庶人以一家爲感應則謂之家齊。卿大夫諸侯以一國爲感應則謂之國治。天子以天下爲感應則謂之天下平。是謂明明德於天下。是之謂盡性。此自本而推至於末。始而終也。夫良知者性之靈竅。千古聖學之宗。所謂是非之心。好惡之實也。好惡必有物。誠意者真好真惡。毋自欺其良知而已。正心者好惡無所作。復其良知之體而已。修身者

好惡無所偏著其良知之用而已好惡同於一家則家可
齊好惡同於一國則國可治好惡同於天下則天下可平
自誠意以至平天下好惡盡之矣好惡之實是非盡之矣
是非之則致知盡之矣此至易至簡可久可大之德業自
天子至於庶人皆所當從事者是非實有大人之志悟其
巧於規矩之外其孰能與於此乎先儒嘗有三綱領八條
目之說矣嘗有敬爲聖學始終之說矣嘗有補格物致知
之義矣自今言之綱領惟一綱舉則目張領挈則裘順若
曰三綱領則將何所施其用乎條目者功夫先後之次第
如環之相連不可以節段分也若曰八條目則將何所陳

其數乎實心之謂誠誠卽敬也一心之謂敬敬卽誠也大
學之要在於誠意則不必言敬而敬在其中矣若曰敬以
誠意不幾於贅乎蓋其旣以格物窮理爲致知則於身心
若無干涉故不得不以敬爲聖學之始終而不自知其說
之非耳格物致知者誠意之功自天子以至庶人一是皆
以修身爲本言修身則格致誠正舉之矣此謂知本此謂
知之至也正所以發格物致知之義實未嘗亡而有待於
補也故曰合之以敬而益贅補之以傳而益離此不得已
之心也蓋不忍異者先師之本心而道之所在不得不與
之異者天下之公學非先師所得而私也世之學者能以

虛心觀之。不以一毫意必。尚背介乎其中。則聖學庶乎可明。而先師之苦心。亦可得而諒矣。

中庸首章解義

中庸盡性之書。子思子懼性學不明於世。學者失其所宗。故述其家學。首以三言發之。因世之人。認欲爲性。故以性歸諸天。天命者。無欲之體。所謂惟天之命。於穆不已是也。聖人無欲。與天同體。無所障蔽。無所污染。率性而行。無不是道。故曰誠者。天之道也。賢人以下。不能無欲。染有輕重。蔽有淺深。雖欲率性而行。爲欲所礙。不能卽達。必須遵道而修。以通其蔽。而滌其染。故曰誠之者。人之道也。性曰天

性。則道曰天道。教曰天教。中庸爲誠之者。而作修道之事也。故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一念獨知。不容自昧。若天有以啟之。故曰天道至教。風雨霜露。無非教也。由教而入者。由諸此而已。道也者。性也。不可須臾離也。道中而已。過與不及。離也。是故君子有修道之功。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不覩不聞。道之本體。所謂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是也。道虛而已。戒謹恐懼。修之之功。無間於動靜。致虛所以立本也。不覩雖隱。不聞雖微。而實莫見。莫顯。隱卽費。而隱之隱。微卽微之顯之微。莫見莫顯。卽所謂體物而不可遺也。故君子必慎其獨者。申言不可不

戒懼之意非加謹也。謹於一念獨知之微，正所以奉行天教也。未發之中，性體也。有未發之中，而後有發而中節之和。道修而性復矣。戒懼慎獨而中和出焉，是也。未發之中，非對已發而言，卽感而寂，非寂而後生感也。人者，天地之心，萬物之宰，致中和則大本立而達道行，爲天地立心而天地於此乎位矣。爲萬物作宰而萬物於此乎育矣。此修道之極功也。先師謂子思括大學一書爲中庸首章，戒懼慎獨者，致知格物之功，所謂誠意也。未發之中，正心邊事中節之和，修身邊事，中和位育者，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盡性以至於命也。此易簡直截之旨，一貫之宗傳也。而世之

言修道者，離矣。聖人立人極，盡己之性，以盡人物之性，說者并指蜂蟻虎狼爲率性之事，似爲戲論。禮樂刑政，旣以屬之教矣。由教而入者，乃舍此而別有戒懼慎獨之功，似爲剩法。以不覩不聞爲靜存，莫見莫顯爲動察，則非動靜無端之功，以隱爲暗處，微爲細事，則非顯見相乘之義。未發之中，由戒懼而得，不可謂常人俱有。先師嘗有病瘡之喻矣。常人亦有未發之時，乃其氣機偶定，非大本達道也。戒懼之內，更有可約，卽爲着空。謹獨之外，更有可精，卽爲緣物。中和原是一道，以心氣分屬天地萬物，或失則支，聖學只論見在功夫，以効驗求位育，或失則漓。凡此數端，皆

顯然同異可指之迹善學者當知所辨矣昔者明道見人解中庸笑曰只怕連天命之性便錯起了予豈敢妄議儒先聊述所聞與諸賢共商之吾輩不務自修自復實體諸身徒騰口說以容同異得罪於儒先亦甚矣

先天後天解義

或問伏羲八卦文王八卦布列方位迥然不同何取於義而云爾也先生曰此造化自然之法象非人力之所能爲後儒特未之深察耳夫伏羲八卦乾南坤北離東坎西謂之四正震兌巽艮則居於四隅此存體之位先天之學也文王八卦離南坎北震東兌西謂之四正乾坤艮巽則居

於四隅此入用之位後天之學也先後一揆體用一原先天所以涵後天之用後天所以闡先天之體在伏羲非有待於文王在文王非有加於伏羲也上下左右四正相交四隅不相交交者變其卦體不交者易其方位乾下交於坤得其中爻而變爲離坤上交於乾得其中爻而變爲坎離爲火西交於坎火主炎上而變爲震坎爲水東交於離水主潤下而變爲兌離居乾位而上交之坤遂置於西南坎居坤位而下交之乾遂置於西北坤旣居巽之位則巽不得不移置於東南乾旣居艮之位則艮不得不移置於東北故曰此造化自然之法象也吾人處於天地之間上

爲乾下爲坤離爲日生於東坎爲月生於西艮爲山奠於西北兌爲澤滙於東南震爲雷奮於東北巽爲風起於西南八卦成列此寂然不動之體卽所謂先天也上下無常剛柔相易山澤以氣通雷風以形薄八卦摩盪此感而遂通之用卽所謂後天也坎離者乾坤二用二用無爻位周流行於六虛後天奉時以復於先天也坎者陰中之陽命宗也離者陽中之陰性宗也而其機不外於一念之微寂感相仍互爲體用性命合一之宗也吾人可以觀學矣聞者憮然曰旨哉言乎今而後知造化之爲學也

河圖洛書解義

或曰河圖爲順洛書爲逆一順一逆造化之機圖書五皆居中一皆居下造化示人之精蘊則旣聞命矣敢問伏羲則河圖以畫卦大禹則洛書以敘疇其義何所當也先生曰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是圖書皆可以畫卦也天地之間不過一陰一陽五行而已陰陽之變不可勝窮陰陽之純則爲乾坤陰陽之雜則爲六子若曰某點爲奇畫爲某卦某點爲偶畫爲某卦一一比而則之則幾於泥矣五行有氣有質皆藉於土天一生水水之氣也一得五而爲六水之質始成以至地五生土土之氣也五得五而爲十土之質始成五行者陰陽之變化也至於洛書所陳

九疇皆帝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每疇之首不過以數起之。與所敘之疇絕無關涉。書曰：鯀汨陳其五行。天不畀洪範。九疇。禹能嗣興。治水成功。天始錫之。此其證也。若曰：羲禹畫卦敘疇之時。河馬洛龜適至。聖人因而驗之。如嶰谷律呂協於鳳鳴。或如春秋成而麟出。以呈其瑞。理或有之。昔儒謂龜微物也。可以起數。乃知聖人胸中自有全經。固不在於紛紛點畫之盈縮。以爲分合湊補也。若以後天圖配洛書。則四時無不順。七十二候無分毫加損。亦天地生成之妙也。故曰：河圖洛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或虛其中。或總其實。河圖固可以畫卦。亦可以敘疇。洛書固可以敘疇。亦可以畫卦。庶幾不失圖書之本旨。於學思過半矣。

易與天地準一章大旨

天地間一氣而已。易者日月之象。陰陽往來之體。隨時變易。道存其中矣。其氣之靈。謂之良知。虛明寂照。無前後內外。渾然一體者也。所以準天地而彌綸之者。必有本以出之。非徒法象相示而已也。易者陰陽而已。幽明生死鬼神。皆陰陽之變。天地之道也。知者良知也。致良知。所謂說所謂情狀。可不言而喻矣。天地之道。知仁而已。仁者知之不息。非二也。痿痺則爲不仁。靈氣有所不貫也。不達。不過不

流樂天而不憂安土而能愛莫非天則之自然良知之順應也範圍者良知之極於大而非蕩也故不過曲成者良知之體乎物而非滯也故不遺幽明生死鬼神卽晝夜之謂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變動周流不爲典要天地萬物有所不能違焉是謂無方之神無體之易纔有典要卽著方體不可以適變故曰大哉易也斯其至矣明道云只窮理便盡性以至於命一也分爲三事則支易心易也以易爲書則泥是皆未明於大易之過也善學者能於一念入微求之得其所謂虛明寂照一體之機易不在書而在於我可以卧見羲皇神游周孔之庭大丈夫尙友之志也

艮止精一之旨

艮其背三字是孔子提出于聖立命真根子艮止也艮其背止其所也耳目口鼻四體諸根之用皆在於面惟背爲不動故以取象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口之於味四體之於安逸皆自然之生理故曰性也然有命焉立命所以盡性也目之視色如以背視則目不爲色所引而視止於明矣耳之聽聲如以背聽則耳不爲聲所引而聽止於聰矣所謂先立乎其大者立命之符也陰陽和則交不和則不交艮之上下陰應於陰陽應於陽應而不和若相敵然故曰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惟得其所止是以不獲其

身不見其人。忘已忘物而無咎也。天地之道一感一應而已。和則交。謂之和。應不和則不交。謂之絕。應和應。凡夫俗學也。絕應二乘禪學也。應而不與。不墮二見。謂之敵。應吾儒聖學也。背雖不動。五臟皆繫於背。九竅百骸之滋潤。背爲之輸。故曰益於背。是以無用爲用也。知無用之用。則知無知之爲知矣。艮之大象。復以思不出其位發之。其旨尤微。艮之爲卦。上下皆山。故有兼山之象。六子者。乾坤之用。雷風水火與澤。皆有往來之義。惟艮兩山並峙。不相往來。止之象也。艮非無心。同於木石。心之官以思爲職。所謂天職也。位爲所居之位。不出其位。猶云止其所也。不出位之

思。謂之無思之思。如北辰之居其所。攝持萬化。而未嘗動也。如日月之貞明。萬物畢照。而常止也。思不根於心。則爲憧憧。物交而引。便是廢天職。洪範五事。貌言視聽。皆本於思。思曰睿。睿作聖。故曰思者。聖功之本。思不可以有無言。着於無。謂之沉空。着於有。謂之逐物。無思而無不通。何思何慮。常寂而感。于聖學脈也。睿爲良知心之良知。是爲聖知。是知非而實無。是無非。知是知非者。應用之迹。無是無非者。良知之體也。譬之明鏡之照物。鏡體本虛。而妍媸自辨。妍媸者。照之用也。以照爲明。奚啻千里。夫萬物生於無。而顯於有。目無色。然後能辨五色。耳無聲。然後能辨五聲。

口無味然後能辨五味鼻無臭然後能辨五臭良知無知然後能知是非無者聖學之宗也非深於易者其孰能知之。

或謂先生之論學玄矣稽諸六經四書何所當也先生曰書云道心惟微微者心之體語其功謂之不睹不聞究其至謂之無聲無臭精者精此也一者一此也雖天地不能使之著聖人不能使之著是謂玄德若曰微者著卽墮聲臭滯睹聞非虞廷精一之傳矣穆穆文王其德不顯不識不知所以順帝則也若曰豈不顯哉文王之德則非文王之所以文也禮曰儼若思敬德之形容徹動靜通有無聖

學之要也或以時言或以正顏色而近信分疏之淺之乎其爲解也樂之實手舞足蹈而不自知不知之樂乃爲真樂古人之樂視於無形聽於無聲哀樂相生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無知也者空空也無聖無凡孔子之空空與鄙夫之空空一也兩端者良知之是非也叩兩端而竭則是非忘矣孔子稱顏子曰回也庶乎屢空柴愚參魯師辟由喑皆滯於有不能空也子貢不受命以多識爲學自外而入若貨殖然億而屢中不知空也故孔子每以回賜並舉而進之弗如之與子欲無言之誨所以做之者

屢矣。賜終疑而未知，使學可以言傳而得，則凡及門之士皆可以爲顏子。惟其不可以言傳，故雖穎悟如子貢，亦不能使之悟也。濂溪主靜，無欲歸於無極，明道定性，無事本乎兩忘，蓋幾之矣。陽明先師，生千百年之後，首倡良知之說，以覺天下，上遡濂洛，以達於鄒魯，于聖之絕學也。良知無知而無不知，人知良知之爲知，而不知無知之所以爲知也。神道設教，人知神之爲神，而不知不神之所以爲神也。虛以通變，不爲典要，寂以通感，不涉思爲，是卽顏氏所謂屢空。孔子空空之旨也。世之學者，泥於典要，思爲昧夫虛寂之體，反閔然指而非之，洞庭之樂，聞者驚耳，無怪其然也。

天根月窟說

或問天根月窟之義，先生曰：此是堯夫一生受用底本，所謂竊弄造化也。天地之間，一陰一陽而已矣。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陽主動，陰主靜。坤逢震爲天根，所謂復也。乾遇巽爲月窟，所謂姤也。震爲長子，巽爲長女。長子代父，長女代母。乾坤先天也，自一陽之復而臨而泰而大壯而夬，以至於乾，自一陰之姤而遯而否而觀而剝，以至於坤，由後天以返於先天，奉天時也。根主發生，鼓萬物之出機；窟主閉藏，鼓萬物之入機。陽往陰來之義也。古之人仰觀俯察，類

萬物之情而近取諸身造化非外也一念初萌洪濛始判粹然至善謂之復復者陽之動也當念攝持翕聚保合不動於妄謂之姤姤者陰之靜也一動一靜之間天地人之至妙者也夫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卽謂之復成之者性卽謂之姤復與姤人人所同具百姓特日用而不知耳顏子擇乎中庸有不善未嘗不知未嘗復行無祇於悔所謂復也能擇而守拳拳服膺而弗失所謂姤也復者陽乘陰也姤者陰遇陽也知復而不知姤則孤陽易蕩而藏不密知姤而不知復則獨陰易滯而應不神知復知姤乾坤互用動靜不失其時聖學之脉也堯夫所謂丸卽師門

所謂良知萬有生於無知爲無知之知歸寂之體卽天根也萬物備於我物爲無物之物應感之用卽月窟也意者動靜之端寂感之機致知格物者誠意之功也此孔氏家學也問曰堯夫之學似卽孔門之學而明道不以爲然者何也先生曰堯夫亦是孔門別派從百源山中靜養所得五十以後自謂無復渣滓可去閒往閒來謂之閒道人蓋從靜中得來亦只受用得靜中些子光景與兢兢業業學不厭教不倦之旨異矣白沙所謂靜中養出端倪亦此意也然則程門見學者靜坐嘆以爲善學又何也先生曰此古人立教苦心學絕教弛吾人從生以來失其所養思慮

內營聲利外汨逐境流注常失於動而不自覺不得已教
之靜坐遣慮息緣使精神漸知向裏窺見本來虛寂之體
而後道可幾也吾黨肯從靜中攝養收其放心從事於德
性之學未必非入道之因對病之藥也

性命合一說

性與命本來是一孟子論性蓋本於繫辭繼善成性之說
繼之者善是天命流行成之者性人生而靜已上不容說
纔有性之可名卽已屬在氣非性之本然矣性是心之生
理性善之端須從發上始見惻隱羞惡之心卽是氣無氣
則亦無性之可名矣凡聖賢立言皆爲拯世而發春秋之

時性學不明世人以欲動處爲性故孔子提出天命之性
以示人所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以欲爲性卽非自然之
生理矣戰國之時告子以食色爲性以諉於所遇爲命故
孟子從性命重處立法以示人正是性命合一之宗世儒
分屬氣質義理便非合一之謂矣其食說色人之所欲是
性然却有個自然天則在若一向任了欲去不成世界立
命正所以盡性故曰有命焉論性而不及命君子不謂之
性也仁於父子天合自然是命然父子天性所當親若一
向諉於自然也不成世界盡性正所以至命故曰有性焉
論命而不及性君子不謂之命也告子認欲爲性以其食

悅色爲生理而甘之悅之昧了天則之自然便是不知命
誘命於遇以白與長爲自然而白之長之昧了本心之生
理便是不知性一則推夫天理之自然一則本諸自然之
生理使人從重處用力以歸於合一之宗此是孟子立法
最善形容處非性待命補命待性球故欲分而二之也

孟子告子之學

千古聖人之學只是個不動心學者只是學個不動心舍
不動心之外無學也然不動心之道有二有自得而不動
者有強制而不動者差若毫釐其謬乃至千里此古今學
術大界頭處不可以不辨也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告子

認得性是心之生理心是無善無不善的終身行持只是
保護此心使之不動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
於氣四句是告子不動心之底本由前言之是外境使不
入由後言之是內境使不出強制此心使之不動不出不
入是後世禪定之學亦是聖門別派後儒以爲冥然悍然
豈足以服告子之心若孟子乃是自得之學不待強制而
自能不動曾子所傳孔門家法也

志氣之帥氣體之充志至焉氣次焉次是左次之次非相
次之次志之所至氣亦至焉一也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
無暴其氣正是持志功夫本盛大流行勿求於氣是將氣

來闕塞不使暢達故謂之暴志與氣原未嘗二也
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卽坤六二直方大之旨乾以理
言坤以氣言理是氣之主宰氣是理之運用坤所以順承
乾施地所以順承天施妻所以順承夫施乾體剛而用柔
坤體柔而用剛剛柔相易體用一原乾坤一道也塞於天
地之間只是復得他直方大體段非有加也

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義是心之制道是心之通所謂理也
配如妻配夫之配心之聰發竅於耳而能聽心之明發竅
於目而能視耳目視聽配乎心之聰明非視聽則聰明之
用息故曰無是餒也理乘乎氣氣承乎理不可得而離也

是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是申明集
義所生也義外是申明義襲而取也正所謂毫釐之辨王
伯之所由分也後儒訓集義謂事皆合義正是說了義襲
功夫而集義之旨遂亡若以一事偶合於義爲義襲告子
一生合義先孟子不動心豈可以一事指之告子之學分
內分外氣脉不相貫通入於斷滅若孟子之學萬物皆備
於我合內外之道也告子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
卽所謂義襲也孟子曰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卽所謂集
義也毫釐之辨辨諸此而已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先師謂必有事只是

集義集義只是致良知着實致良知則自無忘之病不必更說勿忘無將迎意必之私則自無助之病不必更說勿助勿忘勿助只是集義調停火候之節度若舍却必有事專在勿忘勿助之間求個正當處先師煮空鑪之喻可以自悟矣

告子不得於言而曰我知言告子不得於氣而曰我善養浩然之氣知言養氣雖是孟子所長亦因告子之病故發此藥以救之告子之病在於義襲助長所謂對病之藥有爲之言若知致良知之學時時求慊於心安有不得於心之病心通於道又安有不得於言之病此孔氏之的傳也

孟子於諸子則曰姑舍是於伯夷伊尹則曰不同道及其自許唯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毫釐辨決昭若指掌自今觀之所舍者何義所不同者何道所願學者何事可以不言而喻矣先師曰心之良知是謂聖同此謂之同德異此謂之異端虛而適變寂而通感千聖之秘藏也後世之學狗典要涉思爲終身溺於義襲而不自知語及虛寂反閔然指以爲異聖學何由而明乎養氣章後卽以王伯繼之不爲無意以德行仁便是集義假仁便是義襲七篇之中多發此意由仁義行集義也行仁義義襲也哭死而哀者集義也爲生者義襲也狂狷可與進於中行集義也鄉愿

之自以爲是義襲也。過化存神而皞皞集義也。驩虞義襲也。自信本心自信而是天下非之而不顧自信而非得天下有所不爲集義也。不能自信以外面毀譽爲是非義襲也。所爭只在毫釐。董子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誼明道卽是集義謀利計功卽是義襲。自聖學不明道義之風日微功利之毒淪浹於人之心髓殆千百年於茲苟不從一念入微處察識誠僞求慊於心求通於道縱使擬議卜度盡將古人行過好事輒貼身上行持以爲集義正墮在義襲窠臼名爲宣暢光復適足以增伯者之藩籬而聖學之門墻不可復覩其亦可哀也已所幸良知在人千古一日一念自反卽得本心此是挽回世界大機括非夫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者將誰與望乎。

致知難易解

或問致知難易因舉念庵收攝保聚之說請正先生曰致知之功非難非易襲於其易則忽而無據狃於所難則阻而鮮入善學者默體而裁之求所以自得焉可也世之談學者其言曰無事襲取之勞而爽然以爲固有不假纖毫之力而充然以爲天成念庵子懼其傷於易也倏忽變化將至於蕩無所歸故爲收攝保聚之說以掇之其意以爲日月之貞明人皆仰之至其所以生明未有測其然者觀

之於夕。羣動息矣。然後真機回復而爲朝。觀之於晦。六陰窮矣。然後真陽逆受而爲朔。蓋藏不密者用不章。畜不極者施不普。收攝保聚乃所以爲復。爲逆。培其固有。貞明之體。而達其天成之用也。世之學者。任作用爲率性。藉測億爲通微。倚計度爲經綸。執知解爲覺悟。良知所存。亦已無幾。蓋亦從事於收攝保聚。無以爽然充然者。自畫焉。可也。此念庵苦心也。雖然。良知在人。百姓之日用。同於聖人之成能。原不容以人爲加損。而後全。乞人與行道之人。怵惕羞惡之形。乃其天機之神應。原無俟於收攝保聚。而後有此聖學之脉也。雖堯舜之生。知安行。其焦勞怨慕。未嘗不加困勉之功。但自然分數多。故謂之生知安行。愚夫愚婦。其感觸神應。亦是生知安行之本體。但勉然分數多。故謂之困知勉行。及其知之成功。一也。易者。以言乎其體也。難者。以言乎其功也。難易之間。有機焉。故曰。善學者。默體而裁之。求所以自得焉。可也。

意識解

子贈麟陽趙子。有意象識神之說。或者未達。請究其義。予曰。人心莫不有知。古今聖愚所同具。直心以動。自見天則。德性之知也。泥於意識。始乖始離。夫心本寂然。意則其應感之迹。知本渾然。識則其分別之影。萬欲起於意。萬緣生

於識意勝則心劣。識顯則知隱。故聖學之要莫先於絕意。去識絕意非無意也。去識非無識也。意統於心心爲之主。則意爲誠意非意象之紛紜矣。識根於知知爲之主則識爲默識非識神之恍惚矣。譬之明鏡照物體本虛而妍媸自辨所謂天則也。若有影迹留於其中虛明之體反爲所蔽所謂意識也。孔門之學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德性之知謂之屢空空其意識不遠之復也。子貢多學而億中以學爲識以聞爲知意識累之也。此古今學術毫釐之辨也。知此則知先師致良知之旨惟在復其心體之本來。一洗後儒支離之習雖愚昧得之可以立躋

聖地。千聖之秘藏也。所幸良知在人。千古一日。譬之古鑒翳於塵沙。明本未嘗亡。一念自反。卽得本心。存乎其人也。

三戒述

孔子云君子有三戒。人之幼也。血氣未定。戒之在色。何謂也。夫色非徒牀幃情慾之謂。凡境之所遇物之所觸有形可見者皆色也。少年血穉氣柔易於緣境逐物。知戒則兢兢常爲主。不爲境遷。不爲物引。嬰兒而有志。如乳獅之處羣而不亂。如日之初升而羣暗不迷也。及其長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何謂也。夫鬪非徒攘臂用壯之謂。凡才能藝術與物爲競。常懷欲上之心。皆鬪也。壯年血盛氣充。

易於改作。凡事可以力勝。知戒則卑卑自持。虛中以來。天下之益。如羣龍之無首。如水之潤下。遇曲隨直。而無所礙也。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何謂也。夫得非徒殖貨。懷貴之謂。凡一生幹當。可便其身圖者。皆得也。老年血氣耗洩。鼓舞已倦。少得爲足。不肯舍之。以圖遠業。知戒則精神常自奮。一息尙存。不忍以姑息自恕。如金之愈鍊愈剛。如天之健行而不息也。夫隨時而變者。血氣也。所以主乎血氣者。性之靈也。先天地而生。後天地而存。變而未嘗變也。若此者。莫非真性之流行。未嘗有所強蒙。養以貞。可證聖功。自能宰萬物而不擾。謙光巽入。自能處乎萬物之下。

而不爭。恒德日新。憤樂相生。自不知老之將至。是謂無方之神。無體之易。通乎晝夜。而知此孔氏家法也。故中庸復性。以戒爲首。戒懼而中和出焉。大本立而達道行。天地此位。萬物此育。學問之極功也。吾人生於天地之間。與萬物同其吉凶。自少而壯。而老未嘗須臾離也。君子之學。不日進。則日退。從欲好勝。習之難除。由前二戒。乃吾人對症藥物。或爲先事之防。或爲臨事之警。所當隨時修服。不容自己者也。不肖年已望八。百念盡灰。業不加修。徒負初志。由後一戒。區區所當自力。以收桑榆之功。不敢以耄而自棄也。

憤樂說

先生過嘉禾諸友會宿於東溪山房請問憤樂之義先生曰此是夫子終身受用之實學知夫子之樂則知夫子之憤知夫子之憤則知夫子之樂憤是求通之義樂者心之本體人心本是和暢本與天地相爲流通纔有一毫意必之私便與天地不相似纔有些子邪穢渣滓攪此和暢之體便有所隔礙而不能樂發憤只是去其隔礙使邪穢盡滌渣滓盡融不爲一毫私意所攪以復其和暢之體非有所加也憤樂相生勉焉日有孳孳不知老之將至夫子至誠無息之學譬之於目自開自闔原是快快活活原是樂

纔爲些子沙屑所礙便不快活便入於苦欲復本來開闔之常惟在去其沙屑而已亦非有所加也請問夫子由志學以至從心當不踰矩之時還有憤否先生曰學在立志行不越其所思志定而後可以言學夫子十五志於學至於三十而始立立者志立也未至於立還有私意纏繞在必須發憤以去其私能立便是樂四十而不惑者志無所疑也未能不惑必須發憤以釋其疑不惑便是樂五十而知天命志與天通也未能與天相通必須發憤以通其微知天命便是樂六十而耳順志忘順逆也順逆尙存必須發憤以底於忘耳順便是樂雖至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

矩亦只是志到熟處未能從心猶須發憤以入於神化所欲不踰矩便是樂此志朝乾夕惕老而不倦憤是天然之勇樂是自然之和暢故曰憤樂相生此夫子至誠無息同天之學也然此樂人人之所同有但衆人蔽於私意失其本心便與聖人不相似亦便與天地不相似夫子又曰不憤不啟以此自考亦以此教人不厭不倦成已成物性之德也顏子能竭才欲罷不能便是顏子發憤處故能服膺不改其樂所謂大勇也吾人欲尋仲尼顏子之樂惟在求吾心之樂欲求吾心之樂惟在去其意必之私蕩邪消滓復還和暢之體便是尋樂真血脈路問曰時習而悅朋來

而樂悅與樂有二義否先生曰學者覺也覺與夢對時習是常覺不昧學而時習則欲罷不能而悅之深矣悅乃入樂之機樂是萬物同體之公心朋自遠來得英才而教育之是遂其同體之願故樂然此樂原無順逆無加減故人雖不知而無所愠所謂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聖修之極也遯世而人以為是賢人以下皆能之惟遯世而人不以為是則非之者至矣若是而能無悶非聖者不能也蓋根愈深則華愈斂德愈潛則迹愈混故曰知我者希則我貴矣吾人在世所處不同惟有順逆二境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得志則澤加於民不得志則修身見於世故明此在

上則爲伊傅明此在下則爲孔顏各求自盡以成其德業未嘗有所意必而動於境也

政學合一說

君子之學好惡而已矣賞所以飾好也罰所以飾惡也是非者好惡之公也良知不學不慮百姓之日用同於聖人之成能是非之則也良知致則好惡公而刑罰當學也而政在其中矣大學之道自誠意以至於平天下好惡盡之矣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意之誠也好惡無所作心之正也無作則無僻矣身之修也好惡公於家則爲家齊公於國與天下則爲國治而天下平政也而學在其中矣昔明道云有天德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獨知無有不良能慎獨則天德達而王道出其機在於一念之微可謂至博而至約者矣

天心題壁

天心書院原爲講學而設學以修德舉業合一之論其言似是而實非有德必有業忠信進德修辭以立其誠進德居業非兩事也舉業卽所謂修辭修省言辭與修飾言辭誠僞之辨也故先師嘗有備物養生惜物請客之喻以養生爲主客有至者出其緒餘卽可以請專以請客爲主則養生之計疎矣士之於舉業猶農夫之於農業伊尹耕於

有莘以樂堯舜之道未聞農業與堯舜之道爲兩事也夫
士在學校則有舉業及居官則有職業爲宰輔則有相業
懸車而歸則有山林之業隨其身之所履而業生焉乃吾
進德日可見之行也只緣世人看得舉業太重故與德業
相對而言惟其看得太重非此不足以發科第遂其所欲
是以得失之念營營在心終日傍人門戶學人見解隨人
口吻腳根剽竊餽飭以圖詭遇自己天聰明做主不起反
被蔽塞埋沒無從出頭其不自信亦甚矣夫舉業一藝耳
志於道則心氣清明不惟德修而業亦可進志於藝則心
雜氣昏德喪而業亦不進勢輕重也故先師云心不可以

二用今一心在得一心在失一心在文字是三用矣終日
佔俾沉吟精神恍惚寧有佳思學者可以自考矣此件事
本自明白易曉但人習於常見由之而不知耳有人於此
平時精神紛擾飲酒耽色縱恣行游或纏俗務或泥小術
種種外好無所不至及至臨考時志有所重必須將此等
勾當暫時放下收攝精神打疊心地去看得書做得文
字若曉得講學做工夫時時愛養精神時時廓清心地不
爲諸般外誘所侵奪天機時時活潑時時明定終日不對
卷便是看書一般終日不執筆便是作文一般觸機而動
自無凝滯以我觀書不爲法華所轉如風行水上不期文

而文生焉不肖未敢爲已試之方蓋嘗折肱於此者也今人荒廢舉業者緣不會在心地上打疊未免奪於外誘雖暫時清潔如水上浮萍隨打隨合不得受用若肯專志在心地上用功天聰明做得主起自家精神到處平滿經綸位育大業將自此而出舉業特其餘事耳昔人謂舉業不患妨功惟患奪志學者可以自悟矣就是世間舉業亦有兩般有上等舉業有下等舉業吾人講學去做舉業不惟不相妨原是有功不惟有助原只是一件事言不可以僞爲言之精者爲文若時時打疊心地潔淨不以世間鄙俗塵土入於肺肝以聖賢之心發明聖賢之言自然平正通

達紆徐操縱沉着痛快所謂本色文字盡去陳言不落些子格數萬選青錢上等舉業也若不自信自己天聰明只管傍人學人爲詭遇之計譬之優人學孫叔敖改換頭面非其本色精神縱然發了科第亦只是落套數低舉業有志者所不屑也明道十五六時聞濂溪之學便棄舉業及至弱冠又發了科第此是上等舉業榜樣所謂深山之寶得於無心也明道嘗云吾於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既非是要字好所學又何事耶子亦曰吾於舉業時甚敬非是要舉業好只此是學大丈夫事可當兒戲諸君思繹之毋忽

子謂終日不對卷不執筆非是教人廢讀書作文也讀書
作文原是舉業之事讀書有觸發之義有栽培之義有印
證之義以此筆之於冊謂之文就時文格式發吾所見之
義則謂之時義只此是學故曰不患妨功但恐動於得失
爲學之志反爲所奪耳看刊本時文徒費精神不如看六
經古文六經古文譬之淳醪破爲時酒味猶深長若刊本
時文已是時酒中低品復從其中討些滋味爲謀益拙矣
所云言不可以僞爲乃是不誑語豈有世俗心腸能發聖
賢精微之蘊者乎凡讀書在得其精華不以記誦爲工師
其意不師其辭乃是作文要法古人作文全在用虛紆徐

操縱開闔變化皆從虛生行乎所當行止乎所不得不止
此是天然節奏古文時文皆然予望人人做聖賢乃復叨
叨以舉業爲說只緣朋友中所重在此所謂隨方解溥法
也象山云古人闢邪說以正人心子只闢得時文自今觀
之真可一笑

予謂終日不對卷不執筆非是教人磨讀書作文也讀書
作文原是終業之事讀書有解發之義有栽培之義有印
證之義以此筆之於冊謂之文也...
文真四一矣
少樂山云古人關紙鏡以玉人亦千只關紙文自公
四以舉業為篇只絲眼文中復重亦此也...
此景天然贈太古文物皆然予望人人也望...
辨辨開闢變出皆發誠坐平平當平土平不器不...

王龍谿先生全集卷九

後學會稽莫晉校刊

諸城竇椿齡
蕭山吳鍾倍系校
晉寧李浩

書

答聶雙江

伏誦教言及所致緒山書知我丈之學日造精深洞悟未
發之旨以為發用流行之根謂良知自能知能覺而不以
知覺為良知故孩提之愛敬令人於未發處體驗師門正
法眼藏得我丈一口道破當下便有櫛柄入手不犯道理
知解分疏有功於師門大矣竊意良知無分於未發已發

所謂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也。纔認定些子，便有認定之病。後儒分寂分感，所爭亦只在毫釐間。所謂致知在格物，格物正是致知實用之地，不可以內外分者也。若謂工夫只是致知，而謂格物無工夫，其流之弊便至於絕物，便是僣佛之學。徒知致知在格物，而不悟格物正是致其未發之知，其流之弊便至於逐物，便是支離之學。爭若毫釐，然千里之謬，實始於此，不可不察也。吾人一生學問，只是改過，須常立於無過之地，方覺有過，方是改過。真工夫，所謂復者，復於無過者也。良知真體時時發用，流行便是無過，便是格物。其工夫之難易精粗，存乎所造之淺深，而以改過爲宗，則一而已。吾人之學，所以異於僣佛正在於此。過是妄生，本無安頓處，纔求個安頓所在，便是認着便落支離矣。讀念庵兄來教，可謂心服。某之心，非有異也。緒山當能面致詳款，中有契悟未盡，不惜垂示。雲巖九月能如期枉教，請益當不遠也。

與聶雙江

會東廓丈詢道况，明定爲慰。且得聞主靜立本之教，豈勝傾懷。前者寄惠佳什，冲厚和平，了無維繫之態。同志中遞相傳頌，益見我丈遭難以來，雄心消息，其真脩實証可知矣。連日與東廓諸丈，紬繹立本之義，頗有端緒。吾人一向

在欲染擾擾上打混。不會實落於無欲源頭。立定命根。所以致知工夫不得力。無欲不是效。正是爲學真正路徑。正是致知真正工夫。然欲立定命根。不是懸空做得。格物正是致知下手實地。故曰在格物。格是天則。良知所本有。猶所謂天然格式也。若不在感應上參勘得過。打疊得下。終落懸空。對境終有動處。良知本虛。格物乃實。虛實相生。天則常見。方是真立本也。此中無纖毫意見。可湊泊。無纖毫玄妙可追尋。無纖毫虛靜可倚靠。吾文主張立本之說。在吾人誠爲對病之藥。敢忘服食。若云格物上無工夫。先後分疏之間。恐亦未免有懲羹之意。何時奉侍道顏。究竟此事亦大快也。

答鄒東廓

歲裏于雙江丈。念庵兄。石蓮洞所惠書。拈起寂然處用功一語作話頭。孩提之愛敬。是良知發用流行處。須有未發爲之根。見其中有物也。昔人分寂分感。所爭只在毫髮間。魏莊渠公亦有天根天機之說。蓋良知只是一個。良知無分於未發已發。若於已發處求未發之根。復於未發處循已發之用。未免墮落二見。但吾人今日受病。又未免倚傍道理分疏。不肯直下歸根承受。得此一番提掇。迺是對病之藥。不可因其話頭未相打併。并其宗旨而忽之也。况雙

江公迺是覲體鍛鍊出來公案所指寂然處實有下落自以爲不屬見解吾人各各去其執著之見虚心領受務歸大同方爲有補於師教耳某亦有柬致雙江公便中幸索觀之緒山兄此番趨教專爲老師年譜一大事今年再不成稿日後又難起手矣然亦須此學打併歸一絕無疑貳下筆方得其精神蓋學術旣明一切事功特其餘事而卽事功爲學術何啻千里老師祠內有祀田若干并陽明洞中山地若干爲祭祀修理印刻遺書會集同志之用每年辦納糧差外其用各有所屬大畧緒山兄能悉之須我丈述紀立碑方爲永守雲巖九月趨教有期望示所從入幸甚幸甚

復劉獅泉

吾兄日來於分水路頭更明白否雙江公近於寂然處自信真有得力非從意見解去亦非從依傍道理得來念庵兄心已服東廓丈則未相打併未知兄曾與證究否有東達雙江念庵畧致請質之懷幸索觀之并以復我緒山兄此來專爲老師年譜一大事幸勿再與放過然欲成此稿須吾輩各各自信此學縱橫權實信手拈來了無疑礙信得老師妙手不涉安排學術事功打成一片將精神描寫出來方可以信今而傳後耳

與魏水洲

歲終匆匆惜別未盡請益之懷日來道體想益充裕但中秋結胎之旨終覺有未盡契若吾丈一種懇懇保任性命之心教我多矣大抵我師良知兩字萬劫不壞之元神範圍三教大摠持良知是性之靈體一切命宗作用只是收攝此件令其堅固弗使漏洩消散了便是長生久視之道古人以日月爲藥物日魂之光便是良知月魄便是收攝日光真法象所謂偃月爐也其幾只在晦朔之交不得先天真氣爲種子皆後天渣滓也幸密察之

與魏水洲

省中會林艾陵知吾丈山居靜養之迹甚用慰浣結丹許時當有脫胎神化之漸路阻末由覲叩爲念近有方外傳園中術者徹頭徹尾只以了性爲宗性是萬劫不壞之真體所謂無漏清淨法身只緣歷劫虛妄凡心不了故假修命延年之術以爲煉養復性之基徒守後天渣滓不究性源到底只成守尸鬼永無超脫之期上品先天之學所不屑道也若能見性不爲境緣所移到處隨緣緣盡則去去來自由無所礙滯如金之離鑛潛藏變化皆由自得方成大超脫延促非所論也中間精樞氣機神室火候進退藥物交媾存乎口訣何時與丈連床默証亦千載一快也

與李原野

昨者匆匆奉晤。大衆中未緣細請。殊切耿耿。知吾丈默默之情。亦若相念。不能忘也。吾丈氣正而行方。知不諧於俗。調吾人在世。自有隨身規矩。輕輕重重。權衡在我。不容差池。一切交承。辭氣違順之間。事體同異之迹。無大害於義者。自可放過。若其有所關係。不容放過處。亦須以平懷應之。直而勿亢。婉而勿阿。如權之稱物。隨其低昂。而輕重自見。常令胸中廓然。弗作纖毫凝滯。固不容舍規矩以徇方圓。亦不因輕重而爽吾權衡之用。爲不容已耳。且我能忘機。人之機亦將自息。感觸神應。不可誣也。吾丈夜間少睡。

亦是凝滯未釋。猶有機在。機眩神馳。沖氣散逸。展轉反側。祇益躁煩。不睡之因。或在於此。古人云。未睡眠。先睡心。若果百念放得下。無些子掛帶。自將頽乎其委順矣。湖中請教息之一字。非止對治之方。乃是養生要訣。亦便是學問真正路頭。至人有息而無睡。睡是後天濁氣。息是先天清氣。莊生所謂六月息。孔子所謂向晦入燕息。息者隨時休息之謂。終日間。眼視色。耳聽聲。鼻聞臭。口吐聲音。手足動觸。魂魄精神。隨意流轉。隨在洩漏。是謂生機。循晦至夜。機事已往。萬緣漸消。目無所見。耳無所聞。鼻無所嗅。口止不言。四肢靜貼。魂魄藏伏。精神翕凝。一意守中。如潛如蟄。如

枝葉剝落而歸其根。是謂殺機。生機爲順。殺機爲逆。逆順相因。如循環然。在知道者默而識之。若果信息之一字。可使終夜不打一鼾。不作一夢。一念炯然。自由自在。先天補益之功。自有出於昏睡之外者矣。若果信得及。可使終日酬應萬變。而此念寂然。不爲緣轉。是謂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聖功生焉。神明出焉。蓋養德養生原非兩事。但其求端用力。作用不同。中間行持。頗有節候。回途就正。終此合併也。

與吳學愚

奉違忽許時矣。近來所得更何如。令舅嗣子。有兄爲之依歸。內訌外侮。當不得作祟。所望此子。信向不惑。不爲居養嗜欲所潛奪。不失純白之初心。便是好消息。自家做得主。起雖有內外之變。不久當自定貼。若自做主不起。縱使內外之變。不作隱憂。更大。因有一日之雅。不能忘情。不覺饒舌一言。以示規勉。茲遣小价往江右。弔雙江東廓二公。率此申佈水洲丈。可令人道小价往投之。令兄石溪不及另啓。可并致意。令兄爲常自然入室高弟。得藥結丹。多年近來調神出殼。真景象何如也。

與李克齋

別後兩有啓候。知入記存留鑰重地。得兄坐鎮。外變潛消。

始知賢者有益於國。固如是耶。敝省兩年幸無海上之警。皆兄之波潤也。所委維揚稿序。久稽來命。心殊歉然。固知迂劣。無以發揚盛美。先師經綸大業。我兄能默識之。終當綴致一語。以見道脈。不敢負也。向者請教思慮未起之說。兄若有契於心。平時行履有所證處。未審開中體。究更覺何如。此便是經綸真根子。無所倚之實學。其他名位好醜。崇卑一時應迹。堯舜以爲浮雲。過眼固不足爲箇中輕重也。令器陳乞靜養。所期遠大。兄之志有所托矣。東廓長往。念庵閉關。江右同志。寂寂靡依。得令器振刷鼓唱。其間當更有回陽轉泰之機。千萬勉之。自愛。若只閒散悠悠。作自

了漢。耽玩見解藝術。住於世法。非所望於相知也。茲友人王仲大。王汝耕。趨謁之便。率布區區。此行專爲衢麓講舍事宜。欲圖脩復。以永教澤。其詳二生能道之。原省不盡。

答李克齋

承兄慰存痛苦之情。藉以少舒。江行亦漸遣釋。默默哀苦中。悟得自己。只有一點靈光。是從生帶來的。雖男女至親。一些子靠不着。况身外種種浮浪長物。尙可藉以長久耶。古人云。非全放下。終難湊泊。眼前且道放不下的。是何物。吾人只在世間討個完行名色。將一種好意見。揀些好題目。做包裹周旋。討些便宜。挨過歲月。亦是結果了一生。若

要做個千古真豪傑。會須掀翻籬籠。掃空窠臼。徹內徹外。徹骨徹髓。潔潔淨淨。無此。覆藏。無此。陪奉。方有個字。泰收功之期。吾人今日之學。欲求取信於天下。須從自家信起。暗室之內。勿謂人可欺。鬼神時時照察。若自己處。心積慮。一毫有愧於鬼神。便是自欺。縱使要討世間便宜。鬼神會能算帳。不由人討得。鬼神與人幽明。只一理。欺不得已。便是欺。不得人自己信。不過欲求人之信。已譬之身入鮑魚。而欲求人以芝蘭親就。不可得也。不肖賴天之靈。偶然得個悟入。故深信不疑。以爲千古絕學。庶幾有在於此。不惜口業。每每與諸公一談。以盡交修之懷。非不自量也。若不是自己真有個悟入處。雖盡將先師口吻言句。一字不差。一一抄謄與人說。祇成剩語。誰已誑人。罪過更大。以其無得於己也。諸公果肯信不肖之言。不爲虛妄。只當聽信先師之言。一般還須轉個關捩子。默默體悟。方得相應。若只以世間包裹陪奉心腸。便欲承當此件事。譬之懦夫擔負九鼎。不待知者。而後知其不勝任也。

與李克齋

藉庇已抵北關。一路感觸傷悼。苦情鬱鬱。所賴一點靈明。自主自照。未至昏憤。始信古人毀不至滅。哀亦是和。不我欺也。上天以此極傷心事。降割於我。皆是不肖平時修行。

無力包藏機智。欲與造化爭巧。所致驚滄雷而喪七鬯。震及於躬矣。敢忘恐懼修省。自今以後。誓與心盟。徹骨徹髓。掃空巢穴。務令念念可質鬼神。無復一毫牽纏。躲閃。順逆好醜。皆作意安。庶不辜負上天一番成就。至意。因此勘破。世間原無一物可當情。原無些子放不下。見在隨緣。緣盡卽空。原無留滯。雖兒女骨肉。亦無三四十一年聚頭。從未生已前觀之。亦是假合相。况身外長物。可永保乎。所留會紀。敷陳梗概。傷於漏洩。亦是罪過。愛人念重。不覺縷縷至此。人生只有這件事。凡生時不會帶得來。死時不會帶得去的。皆不須一毫着念。認爲己物。方是超物外大丈夫。公餘

不妨與諸公時時覓會。究明此件事。此件事原是爲自己性命。教學相長。不是立門戶了故事做的。老師一脈僅存。如綫。望兄出頭擔負。從心悟證。從身發明。使此學燦然光顯於世。與吾黨作榜樣。不徒氣魄承當而已也。

與孟兩峰

與兄相違。忽忽復逾歲月。追憶滁陽燕遊聚處之樂。又在春雲之外矣。念之惘然。老師良知之旨。原是千古絕學。顏子一生功夫。只受用得此兩字。自顏子沒。而聖學亡。世之學者。以識爲知。未免尋逐影響。昧其形聲之本耳。夫知之與識。差若毫釐。繆實千里。不可不辨。無分別者。知也。有分

別者識也。知是本心之靈，是謂根本。知無知，無不知。性是神解，不同妄識。托境作意而知，亦不同太虛廓落斷滅而無知也。弟與兄同事夫子，聞之已熟於此，勘得更何如此。事性命根原，生死關捩，其機只在一念入微處取證，不肖衰年行持，亦不出此千萬自愛。八十老儂，於世情更有何放不下。惟生死一念眼前實境界，於此超得過，不爲恐怖。方是世出世法。方是豪傑作用。幸兄重留意焉。有新功時，得惠教，交警之望也。諒之諒之。

答胡石川

大嘉來承手書，遠及足感。爲道真切苦心，來教謂吾輩既得師門宗旨，不務實體，以循知行合一之訓，率意騰口，漫爲有得，恐於良知外，更加一蔽。此是吾人見在通病。在不肖所謂罪之魁也。何幸得聞斯言乎。所示孔門論學論仁種種公案，皆是真實語。算來總是自家保守性命之心。不切可謂一言道破。大抵吾人不欲真做聖賢則已。自古入聖入賢，須有真血脈路。與形迹把捉。格套支持絕不同。吾人致知學問，未嘗不照管形迹。循守格套，然必以形迹觀人，以格套律人。遺其自信之真機，未免以毀譽爲是非。同異爲得失，未免有違心之行。徇義之名，所差不但毫釐間而已也。古有懲熱羹而過者，吾執事今日之論，夫亦有似

是而非者乎。

與施益庵

曩歲吾兄來天真，匆匆聚散，未終請教之懷，殊爲耿耿。近聞任道取友之心，老而益切，吾人此生，只有此件事。老師提出良知兩字，已太分明，但吾人見在感應，未能直心以動，不免攪入意見於人情物理，有礙有障，未免揀擇心承之，所以大段不能光顯。此針芥相投，功用不可不仔細理會。幸密察之。春仲天真時，祭遠近士友，已約偕至。吾兄可如期命駕，共證新功。會後卽與諸公同行，赴水西之會，此定約也。

答章介庵

伏領來教，併附東廓丈二書，知我文憂道苦心，愛我良切。聖賢立教，皆爲未悟者說，因其未悟，所以有學。求教謂周子無欲故靜，朱子以心無妄動爲靜，正是吾人學則，因其有欲，故須寡之，以至於無欲，因其有妄，故須反之，以復於無妄。自然無欲無妄者，聖人也。勉強以求，至於無欲無妄者，學者之事也。中間淺深難易，生熟分限，何啻什百。然其求端用力，只有此一路。碎之學字，從寫做書，以至於義獻精神，轉折萬萬不同。然其布紙下筆，同此一畫。但有巧拙生熟之分耳。聖人自有聖人之學，上達不出下學之中。若

以聖人不假修習超然上達則虞廷精一之功果何所事也夫孩提知愛及長知弟此是德性良知本體不由見聞而得聖人與衆人所同有非因悟始有衆人爲世緣欲妄所纏不能從德性用功未免被少艾妻子得失境界引奪將去大舜終身慕父母亦只是終身有個德性之學良知時時做得主宰不被境界所引奪此方是真悟入使衆人知學克念良知做得主宰便是作聖使聖人一時不克念良知做不得主宰便是作狂聖狂之分只在克與妄之間實非有二事也因其有妄故須掃除若本無妄掃除個恁聖人主靜是德性真體時時做得主宰便是聖人之學修者修復此真體而已悖者悖棄此真體而已閒散撥遣原不是學吾文拈此正以勵吾黨耳高虛狂誕正是倚靠虛見包藏欲根不肯實落在德性上克念以收掃蕩之功乃倚靠包藏之爲害非良知有所不足須假借聞見以助益之也大易艮背行庭之旨正是學者求止功夫其喫緊正是良其背上用功衆人爲外境所遷引只是不知止良止功夫不分寂感時時是寂時時是感時時在感應上做得主宰不爲外境所遷是謂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不見其人忘已忘物而得無咎也賢如溫公終身未能到此只爲未悟良止之意未免爲中所繫縛大抵敦行與悟

入功夫須有辨自古豪傑而未至於聖人者只少此一著耳若以虛見爲悟入何啻千里此是公天下萬古學術非一人之私有進我者幸時賜教詔緣此得終請益交修之幸也。

答季彭山龍鏡書

令嗣令坦回自江右兩辱手教且遣執禮迂疎謏薄愧無相益徒有抗顏二子質性頗粹習氣未深况久在爐鞴中意思自好但未能數會共致切劘之情耳來教疊疊數百言及與月山所論龍鏡一書深懲近時學者過用慈湖之弊足知任道勤懇憫時憂衆之懷某不佞敢忘佩服細繹

來旨尚有毫釐欲就正處茲據其畧以請非敢質言正以求益也吾丈云今之論心者當以龍而不以鏡惟水亦然云云夫人心與物無對無方體無窮極難於名狀聖人欲揭以示人不得已取諸譬喻初非可以泥而比論也水鏡之喻未爲盡非無情之照因物顯象應而皆實過而不留自妍自醜自去自來水鏡無與焉蓋自然之所爲未嘗有欲聖人無欲應世經綸裁制之道雖至於位天地育萬物其中和性情本原機括不過如此而已著虛之見本非是學在佛老亦謂之外道只此著便是欲已失其自然之用聖人未嘗有此也丈又云龍之爲物以警惕而主變化者

也。自然是主宰之無滯，曷嘗以此爲先哉。坤道也，非乾道也。云云。其意若以乾主警惕，坤貴自然，警惕時未可自然，自然時無事警惕。此是墮落兩邊見解。易道宗原，恐未可如是分疏也。夫學當以自然爲宗，警惕者自然之用，戒謹恐懼，未嘗致纖毫力有所恐懼，則便不得其正。此正入門下手工夫。乾乾不息，終始互根，竭力而不以爲勞，省力而不以爲息，道並行而不相悖也。自古體易者，莫如文王、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迺是真自然，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迺是真警惕。乾坤二用，純亦不已，是豈可以先後而論哉。孔子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義皆類。

此或者以爲聖人本體自然無欲，學者工夫豈能徑造，是始未知合一之旨也。夫道一而已矣。滕文公未嘗學問，孟子開口便教以法堯舜，師文王，豈漫爲之說以誣世哉。誠見道之本一，而學之不容以異也。聖人學者，本無二學，本體工夫亦非二事。聖人自然無欲，是卽本體便是工夫。學者寡欲以至於無，是做工夫求復本體。故雖生知安行兼修之功，未嘗廢困勉。雖困知勉行所性之體，未嘗不生而安也。舍工夫而談本體，謂之虛見虛則罔矣。外本體而論工夫，謂之二法，二則支矣。此在吾人自思得之，非可以口舌爭也。其云以警惕而主變化，不若以無欲而主變化，更

爲得理。警惕只是因時之義。時不當故危厲生。惟惕始可。至於無咎。非龍德之全也。無欲則自然。警惕當變而變。當化而化。潛見飛躍。神用無方。不涉蹤跡。不犯安排。吾心剛健之象。帝命之不容已者。正如此。習懶偷安。近時學者之病。則誠有之。此却是錯認自然。正是有欲而不虛。若便指爲先迷失道。以坤體言虛。一入於此。便有履霜之戒。則不惟辜負自然。亦辜負乾坤矣。若楊慈湖不起意之說。善用之未爲不是。蓋人心惟有一意。始能起經綸成德業。意根於心。心不離念。心無欲則念自一。一念萬年。主宰明定。無起作。無遷改。正是本心自然之用。良背行庭之旨。終日變

化酬酢而未嘗動也。纔有起作。便涉二意。便是有欲而罔動。便爲離根。便非經綸裁制之道。慈湖之言。誠有過處。無意無必。乃是聖人教人榜樣。非慈湖所能獨倡也。惟其不知一念用力。脫却主腦。莽蕩無據。自以爲無意無必。而不足以經綸裁制。如今時之弊。則誠有所不可耳。又云。良知因動而可見。知者主也。恐亦未爲定論。易曰。乾知大始。良知卽乾知。靈明首出。剛健無欲。混沌初開第一竅。未生萬物。故謂之大始。順此良知而行。無所事事。便是坤作成物。本義訓知爲主。反使聖人喫緊明白話頭。含糊昏緩。無入手處。只一知字。且無下落。致知工夫。將復何所屬耶。夫良

知兩字。性命之根。至微而顯。徹動徹靜。徹內徹外。徹凡徹聖。徹古徹今。本無汙染。本無增損。得喪寂感一體。非因動而後見也。老師雖爲指出。示人原是聖門宗旨。蓋有不知而作我無是也。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夫婦之愚。可以與知。聖人天地所不能盡。蓋指此良知而言也。範圍天地。曲成萬物。其要只在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卽此知是良知。卽此知是致知。卽此知是本體。卽此知是工夫。純此之謂乾。順此之謂坤。定此謂之素定。覺此謂之先覺。主此謂之主靜。盡此謂之盡性。致此謂之致命。非有二也。顏子發聖人之蘊。以教萬世所學何事。顏子有不善未嘗復行。不遠而復。

復者復此良知而已。惟此良知精明時。時作得主宰。纔動便覺。纔覺便化。譬如明鏡能察微塵。止水能見微波。當下了截。當下消融。不待遠而後復。謂之聖門易簡直截根源。當時子張子貢子夏諸賢。信此良知不及。未免在多見上擇識。言語上求解悟。億上求中。湊泊幫補。自討繁難。所以不及顏子。故顏子沒而聖學遂亡。說者謂明道之學。有似顏子。觀其動亦定。靜亦定。應迹自然。澄然無事之論。原委條貫。亦可槩見。今日良知之學。乃千聖相傳密機。顏子明道所不敢言者。後之儒者。不明宗旨。祇是傳得子張以下學術。顧疑良知孤單。不足以盡萬物之變。必假知識聞見。

而合發之反將直截根源賺入繁難蹊徑上去其亦不思甚矣夫良知之於萬物猶目之於色耳之於聲也目惟無色始能辨五色耳惟無聲始能辨五聲良知惟無物始能盡萬物之變無中生有不以迹求是乃天職之自然造化之靈體故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易卽良知也今疑此爲不足而猶假聞見以爲學是猶假色於目以爲視假聲於耳以爲聽如之何其可也夫良知未嘗離聞見而卽以聞見爲知則良知之用息耳目未嘗離聲色而卽以聲色爲視聽則耳目之用廢差若毫釐謬實千里豈惟不足以主經綸而神變化揜閉靈竅壅闕聰

明將非徒無益而反害之也愚竊有隱憂焉雖然孔門諸賢誦法孔子皆以聖人爲學雖不免意見之雜然未嘗落於世情今時之弊則又十百千萬於此矣蓋自霸術以來功利世情漸漬薰染入於人之心髓已非一朝一夕之故吾人種種見在好名好貨好色等習潛伏膠固密制其命不求脫離終日倚靠意見牽搭支撐假借粉飾以任情爲率性以安逸因循爲自然以計算爲經綸以遷就爲變通以利害成敗爲是非以憤激悻戾爲剛大之氣方且圖度影響同異駕空獵虛談性說命傲然自以爲知學譬如夢入清都自身正在溷中打眠全無些子受用今日學問所

以不能光顯於天下而致茲多口。在吾人誠有不得不任其咎者矣。此事關涉甚大。豈可強爲吾人欲與直下承當。更無巧法。惟須從心悟入。從身發揮。不在凡情裏。營窠臼。不在意見裏。尋途轍。只在一念獨知處。默默改過。徹底掃蕩。徹底超脫。良知真體。精神靈洞。纖翳悉除。萬象昭察。緝熙千百年之絕學。以抵於昌大休明。使人不以西河致疑於夫子。始爲報答師恩耳。某本貧人。無可受用。然說金處。自信頗真。執事師門。猗頓也。倘忘其乞食之嫌。相信弗疑。不以世情意見。參次其間。則此學真如精金。將益光顯於世。德日崇而業日廣。人心世道庶乎有一變之機矣。聞與

東廓雙江諸友。曾劇論。并往一通質之。同心一體。休戚相關。千里毫釐。辨之在早。有進我者。不吝往復。終教之益也。

與潘笠江

去住匆匆。雖未盡請益之懷。吾丈惓惓。款教之至情。飲茹多矣。丈平時好養生之術。自謂已得其髓。吾儒之學。未嘗不養生。但主意不爲生死起念。陽明先師良知兩字。乃是範圍三教之宗。是卽所謂歷劫不壞。先天之元神。養生家一切脩命之術。只是隨時收攝。保護此不壞之體。不令向情境漏泄耗散。不令後天渣滓。攙和混雜。所謂神丹也。凡鉛汞龍虎種種譬喻。不出情性兩字。情來歸性。初乃得稱

還丹已一句道盡外此皆旁門小術吾儒未發之中發而中節之和皆是此義其要只是一念之微識取戒懼慎獨而中和出焉卽火候藥物也中和位育卽宇宙在手萬化歸身也此千聖相傳性命之神機在人時時能握其機不爲情境所奪不爲渣滓所染謂之還丹隨緣聚散一日亦可百年亦可更無生死執吝與太虛同體與大化同流此大丈夫超脫受用功成行滿之時也微軀繫念去道日遠千聖過眼良知吾師母謂吾儒與養生家各有派頭長生念重未肯放舍望只專心定念承接堯舜姬孔一派源流亦不枉却大丈夫出世一番未脩僊道先傍人道到此辨別神僊有無未爲晚也

答萬履庵

區區思慮未起不與已起相對之說執事謂如此立言則太玄遠不免影響之疑中庸言發而中節不言不發也但吾人戒懼之功未發時尤爲緊要云云此是後儒通見不足爲異其實未發不以時言心無體故無時無方故日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吾人思慮自朝至暮未嘗有一息之停譬如日月自然往來亦未嘗有一息之停而實未嘗動也若思慮出於自然如日月之往來則雖終日思慮常感常寂不失貞明之體起而未嘗起也中庸喜怒哀樂觀於未

發之前可以默識矣。不論鈍根利器，皆須如此行持。此萬古人心之本體。上乘如此用力，是卽本體是工夫。下學如此用力，是合本體爲功夫。若有未發之時，則日月有停輪，非貞明之謂矣。學者果能日加點檢，如痛癢之切，身實犯手做，無一毫遮飾其間。雖分未發已發，亦不妨有用力處。久久悟入，自當忘見。但既有所分，終非動靜無端破的之學。此是從一念立根基，無分無合，不可須臾離之。日履，顧謂懸空妄想，捕風捉影，卒之修身應事，無一得力。是徒泥典要，而反懼變動周流之爲虛幻也。執事謂不肖稟上品之資，若故爲玄遠之說，以斬人之信，不惟過情之譽，非所敢當，亦非區區就正之初心矣。

與呂沃洲

見邸報，知爲聖心眷留。儒者得君，自合有此存齋公同志。默主斯道之柄，道義夾持，夔龍滿座，兄以邁志玄覽，倡率鼓動其間，得朋之慶，不占有孚。弟去秋過江右，與雙江念庵少初疏山羣聚，默証頗受交脩之益。人生只有此一事，固不以出處有間也。念庵雖不出戶，却儘耐煩，同善之心，比舊較切。惜東廓丈捐背，遠邇傷悼。弟冬仲適至安成，三千里同心之交，得盡承訣，人皆以爲奇事。東廓平生學博，名高祿位，崇峻子姓，福澤盛長，世皆羨之。臨時一些帶不

去可自信者。惟炯然一念光明。不令昏散。爲未後了手一著。其他種種。皆屬空華。吾人未死之年。倘身外些子。放不下。縱使勛業橫四海。辨才超三界。皆是前塵影事。與本來性命。未見有纖毫干涉也。古云。一念萬年。平時感應於物。物頭上萬境忘情。念念無雜。無昏無散。臨時始能不昏不散。不爲境轉。所謂通晝夜之道而知。知晝夜則知生死矣。弟年來於此件事。頗覺切心。亦頗有悟入處。去年白下之會。草草未盡。所請老師。良知宗旨。虛靈寂照。乃是萬劫不壞真性。此性無體。易於緣物。一切命術。是鍊性之法。不過收攝堅固此件而已。譬之日光普照。必得月魄爲之收攝。

始能斂而不散。凝而不溢。相禪而能久照。其機只在晦朔之交。自朔至望。性歸於命。自望至晦。命伏於性。返照逆流。水火交姤。升降消息。自然之所爲。乃真境界。若非真性作用。皆旁門小術。儒者不道也。刑部主事徐成身。久相從相信。志確氣銳。見地超然。上江諸友。皆其所興。聞在講下。幸率成之真儒當軸。百司肅然。清明盛事。旣爲此大事。出世一番常局外。更須有道脈因緣。合當整理善。世作人。六陽從地起。自臨而泰。大明之化。遍於方域。始爲儒者性情有用之實學。同志所屬望於翁。與翁之所自待者。固有所在也。

與呂沃洲

獻歲譚知道履亨泰爲慰。去年訟事是吾丈魔障所遭。但降魔功夫尙覺有大動念處。機雖已息。純白未免受傷。老年舖面。只應收攝保愛。討個受用。經此一番狼籍。與泰然忘機境界。有差別否。蓋緣吾丈平生證入。尙未離見。因見生機。因機作業。乘業發見。見復成境。蓋見地未忘。謂之見剩。以此爲對治之法。謂之法塵。此中須有一著大轉身處。未可只如此挨排遣釋。以爲究竟法也。不肖受吾丈信愛。當不以率直爲嫌。吾人八十上下。煞該喫緊時候。應緣而來。緣盡而往。獨往獨來。討個臨行脫灑受用。方不負大丈。

夫出世一番也。春仲天真時祭。同志來集者多。吾丈能乘興一臨。作湖山旬日之晤。因得以終所請益。尤彼此大願也。如何如何。茲者內弟張子叔學。赴縣主竹山君修誌之聘。因得侍教左右。張子之志。不下浮峯。見地亦了了。爲造物所拘。未得超然遠覽。此志則自有在也。百凡指示。幸有以成之。

與潘水簾

細惟履端動定。萬福爲慰。吾丈深信師門宗說。一切順逆。應感勘得更何如。此件事是吾人隨身資糧。不可一時不究察。但其間煞有機竅。若不得其機。不入其竅。雖終日檢

點矜持。只成義襲之學。且如司馬君實。平生無妄語。心事可質神明。名重四夷。豈非世間豪傑之士。但一念入微。未得穩貼。每疚於心。時常念個中字。未免又爲中所纏縛。其擬玄作潛虛。亦是繫心之法。以其未得機竅也。人心本虛。本有未發之中。若悟得時中。不待念。虛不待潛。反身而求。無不具足。時時慊於心。是謂集義所生。孔孟家法也。自古聖賢。須豪傑人做。然豪傑而不聖賢。亦容有之。未免行不著。習不察。未爲聞道。以其未悟也。陽和謂予曰。學者談空說妙。無當於日用。不要於典常。是之謂詭口。周孔身章。繼而行商賈。是之謂僞。懲詭與僞之過。而遂以爲學。可不講。

友可不會。獨學自信。冥行無聞。是之謂蔽。間有行比一鄉。智效一官。自以爲躬行君子。安於小成。而不求上達。是之謂畫。茲四者病。雖不同。其爲無得於學均也。陽明先生云。心之良知。是謂聖。揭出致良知三字。示人。真是千古之秘傳。入聖之捷徑。時時提醒。時時保任。不爲物欲所遷。意識所障。易簡廣大。天下之能事畢矣。某非私一陽明先生。千聖之學脈。的然在是。不可得而異也。可謂卓然自信。勇於任道者矣。舊有會所曰水西。最盛。今廢矣。聞之。惻惻動心。昔元老論及友人屠坪石司成。謂屠子好談理學。雅稱同志。不惟不以爲諱。且從而縱諛之。當事者之心。蓋可諒矣。

其意切切以虛談無實爲戒。魚兔未獲，毋舍筌蹄。家當未完，毋撤藩衛。蓋將以明之，非有所作惡而欲抑毀之也。但恐吠聲怖影之徒，巧於承望，遂致有所變置，改毀反使志學初心鬱而未暢。至動海內善類之疑，譬之太虛清明中，忽生片雲，未免有所點綴。世道污隆，學術興替，舉足重輕，關係不小。此等氣象，乃末代陋習，非聖世所宜有。別嫌明微，當事者不可以不慎也。

與陸平泉

某不類，荷公教愛獨深。每憶龍池燕坐，超然默對之樂，恒不忘夢寐間。予亦不知其何心也。邇來靜中課業更何如。所請中庸未發之旨，乃千古入聖玄機，虛以適變，寂以通感。中和位育，乃其功用之自然，非有假於外也。世之學者，不得其機，未免涉思爲泥，典要甚至求假於形名器數，助而發之，充其知識，以爲儒者之學在是矣。語及虛寂，反閔然指以爲禪。間或高明之士，有得於禪者，復以儒者之學在於敘正人倫，未盡妙義。隱然若有伸彼抑此之意。聖學何由而明乎。先師良知之教，信手拈出，不學不慮，周於倫物之感應，千聖之絕學也。人孰不聞，能實致其知者有幾。能悟於言句之外者有幾。况海內同志凋謝，落落如晨星一綫之脈，所存幾何。竊有隱憂焉。我公深信先師之學，又

卷九
三
深有得於禪理。同異毫釐之間。辨之已久。幸有以終教之。夫我公託疾決志還山。人言有所不恤。是非有矯於世。亦非優游好道。求以適逸。薄君寵而不顧也。既爲此大事。因緣出世一番。固將心存萬古。了此大事。思以繼聖。修而開來學。此等苦心。豈士之謏謏者所能識。亦求自信而已。不肖年逾七十。百慮盡灰。而一念求助之心。老而彌切。相觀相證。以衍此一脈之傳。固不自量之鄙懷也。既辱誤愛。亦豈能忽然忘情於不肖哉。存齋公好學不倦。見處超然。誠睿聖之資。公旣密邇。不惜時過周旋。了此究竟之說。譬寶珠入於猗頓之手。人將益信且愛。比之貧兒衣帶所繫。萬

不侔矣。存齋公門第峻絕。雖極謙光。鄉人未盡孚協。此亦一大魔障。勢使然也。入得魔降。得魔不作礙相。方是大佛作用。公會間幸默致此意。時時以武公不愧屋漏之學。相詔勉。灑掃庭內。法行自近。以示訓於鄉人。卽此便是中和位育真胚胎。使聖學彌有光於世。固吾黨大幸。亦大願也。

與陸平泉

日者趨候雲間。值公應酬紛冗。不及細請。爲念先師從祀之議。存老已盡委曲。荷公身任其事。此千古道脈所係。區區不敢以私惠歸德於有道也。虬峰巡院。秉心昭曠。應務公而有容。深信先師之學。茲特疏議。請從祀廟庭。公當局

卷九
可無虛發。百凡惟委曲主持，以求必濟，無俟於山人之贅言也。我公靜養多年，驟當忙局，日應萬變，此心寂然，素定之微也。向嘗請教入佛入魔之說，公已無逆於心。魔有二：有正道試法之魔，有陰邪害法之魔。若於此中識得破，打得徹，弗令試脫，弗爲擾害，方是超出三界大佛作用。我公深契師門宗旨，良知兩字，是照妖大圓鏡，真所謂赤日當空，魍魎潛消者也。新天子踐祚，童蒙之吉，得公以剛中之德相應，助成聖功，亦千古大快事。然此未易言也。包蒙納婦，方爲克家之子，非有入魔真手段，未足以與此。幸默識之。

與王南岷

粵自姑蘇相別，彼此音耗不相及者若干年。弟近來看得此件事頗切，乃生身立命，不可一日少者。吾兄天性冲和，世染本少，但入微一著，尙覺悠悠。若真爲性命漢，須有冲天決然之志。當權好修行，亦易埋沒。譬之火裡栽蓮，非夙植靈根，未有不受焦枯者。惟兄慎圖之，勿以爲狂言。同心之望也。荆川救世一念，可貫金石。肉眼尙以塵心窺之，可慨也已。

與陶念齋

向者宅上被災之後，曾具啓，以大易盈謙之說請教。有道

者聞之當不以爲迂聞諭令器及戒家衆之言有足徵矣
天子新祚睿知夙成童蒙之吉執事任養蒙之責其功貴
豫竊意治有大本有大機大本莫切於明聖學大機莫切
於和人心聖學明養蒙之功始有所就人心和協恭之化
始有可成養正之術全在內外得人輔理在外須復祖宗
起居注舊制訪求海內忠信文學之士數輩更番入直以
備顧問以供燕遊在內所賴全在中官蓋幼主深處宮闈
舍此輩無與周旋承事導之以正則吉納之於邪則凶吉
凶之機不可以不慎也此輩伎倆染習雖深然未嘗無是
非本心利害未嘗不明吾輩無耻者方倚以爲速化之術

其子子自好者視此輩爲異類若將免已絕不與通則又
若矯枉之過矣今日欲事蒙養須與此輩通一線之路誠
心相處開其本心之明示以禍福利害之機使此輩知吾
黨之可賴當有所欣悅而趨向者得此輩辨幾分好心腸
隨時引沃輔理之益奚啻外廷百倍非有不二心之臣圓
機之士未足以語此周公輔成王惓惓於綴衣虎賁之士
所謂綴衣卽今尙衣供奉之役虎賁卽今持戟護屏之役
正指此輩而言也蒙九二包蒙納婦之吉其旨深矣所謂
明聖學以成養蒙之功者有如此唐虞之朝同寅誦師相
讓相親視爲一體手足耳目共爲腹心之用以成正大光

明之業不必出於己也。後世一體之學不明，人各有心，交構忿忌，上下爭馳於利，以相圯軋，欲成一體之治，不可得矣。所謂和人心以昭協恭之化者如此。且天時人事變態罔測，自古帝王馭世所恃者權，權在朝廷則治，權有所移則亂，不可不防其漸也。不肖隱憂不忘，眠食之外，以心代力，纂輯中鑒錄三冊，寄麟陽世丈處，可索取觀之。倘以爲有補萬一，或抄錄數冊，擇此輩可與言者，無意中授以一冊，遞相傳玩，少知勸阻，興其善念，拂其邪心，未必無少助耳。吾儒之學原與物同體，非止爲自了漢。此念本天授，不以世界窮達有加損，人類同異有揀擇。大丈夫爲大事，因緣出來救世一番，皆吾分內事也。亮之亮之。

與陶念齋

自世丈處天曹，同虞坡公協恭贊治，仕路清明，成師師之化。儒者有用之學，信不誣矣。吾世丈深信先師良知之學，一切應感，能直心以動，不作安排否，致知無巧法，無假外求，只在一念入微處討真假。一念神感神應，便是入聖之機。孟子所謂集義是時時求慊於心，纔有億度，便屬知解。纔有湊泊，便落格套。纔有莊嚴，便涉氣魄。皆是義襲王霸，誠僞之所由分也。唐虞之時，所讀何書，危微精一之外，無聞焉。後儒專以讀書爲窮理，循序致精，居敬持志，隔涉幾

許程途揣摩依仿將一生精神寄頓故紙堆中忘却本領工夫談王說霸別作一項伎倆商量晦翁晚年亦已自覺其非矣所謂君子之過聖賢之用心也先師信手拈出良知兩字不學不慮以直而動乃性命之樞精一之宗傳也邇者浙江撫按連疏申舉先師從祀以補聖朝之缺典已蒙平泉宗伯題請荷聖旨俞允會議近今未見題覆聖天子睿知夙成童蒙之吉柔中之德臨之於上諸大老以剛中之德應之於下剛柔相濟大義自定雖有紛紛之論無自而入也吾世丈既已深信其學又當可爲之時會須明日張膽一陳昌言使此學曉然光顯於天下已信者益堅

其信心未信者漸釋其疑慮使忌者獻誠慢者致恭所謂萬代瞻仰清明一盛事也夫學有嫡傳有支派猶家之有宗子與庶孽也良知者德性之知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明睿所照默識心通顏子之學所謂嫡傳也多學而識由於聞見以附益之不能自信其心子貢子張所謂支派也蓋良知不由聞見而有而聞見莫非良知之用多識者所以畜德德根於心不由多識而始全內外毫釐之辨也顏子沒而聖學亡後世所傳者子貢子張支派學術沿流至今非一朝一夕之故先師所倡良知之旨乃千聖絕學孔門之宗子也漢唐以來分門傳經訓詁註述之徒所謂庶

學者昂然列於廡下而爲宗子者尙泥於紛紛之說不得並列於俎豆之間以承繼述之重豈亦有似是而難明者乎向來臺諫言事者每以薛文清與陽明先師並舉從祀說者謂文清之學舉世皆以爲是而陽明尙有議而非之者久之以待其定夫丈夫蓋棺事已定矣何待於久若以是非之有無爲高下恐非所以卜人品而明學術也自良知之學不明於世人人失其本心未免以毀譽爲是非是其所非非其所是容有之矣是非者好惡之所從出也孔子云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若徒以毀譽爲是非鄉愿之媚世反若賢于仲尼也而可乎哉世有冒認宗傳以庶易嫡是非無從而明者則滴血以爲證良知者是非之則千聖相傳真滴血也人品之高下係學術之邪正學術之邪正係吾道之盛衰吾道之盛衰係世運之汚隆此在當局諸公主持世教之責非區區阿好所得而私也。

答趙尙莘

使至拜領手書儼對顏面所示日下工夫想見兄日用行持煞肯用力煞肯參究此中正好處量嗜慾深痼割情極難此已一句道盡若非極下苦功夫本心時時作得主宰未有不以從欲爲自然者孔子年七十方能從心所欲不

踰矩吾人豈可容易放過然此却非絕所能制須信本
心自有天則方爲主宰須信種種嗜欲皆是本心變化之
迹時時敵應不過其則方爲煅煉若不信得這些子只在
二見上湊泊支持下苦工時便是有安排討見成時便成
無忌憚未免墮落兩邊其爲未得應手則一而已何如何
如弟陳乞意已決聞兄出京在月盡弟回正值其時還當
與兄再登當湖之堂究此一事也

與趙尙莘

昨入平湖得拜年伯於澄信宿請教精義無窮信道之心
老而彌篤且照以天和宏以虛受使人自忘卑陋油油然
懷樂告之心翁之盛德可謂至矣家學淵源天倫之樂無
以踰此是兄享天縱之福人道中所願欲而不可必得者
也承示本體工夫合一之意此本簡易明白但吾人習於
間見本體外別作一項工夫商量故見其有不合處要之
還是爲性命心未懇切未免從見上轉向每與兄面論聖
人本體無欲時時保任緝熙卽本體便是工夫賢人以下
不能無欲須時時做寡欲工夫以求復其本體及其成功
則一然中間淺深難易則自不同進一步方見得一番精
采未可以意想圖度而得也

與趙尙莘

去住匆匆未盡合併別後快快如有所失包裹扭捏是吾人通病今亦不能於病上屑屑去得只密察本來真性時時令其直達流行不從痛癢上起迴護見則包裹自去不從名色上起照管見則扭捏自除時時是真性直達乃是真放下時時是真性流行乃是真舉揚若作二義商量未免墮落兩邊見解於本性上未免有一紙之隔所當深究而早辨者也不肖承兄誤愛二人同心其利斷金一切毀譽之來正可爲吾人切劘之助若以此過動其心則又惑矣何如何如

答趙尙莘

領兄手教知爲這件事甚着緊吾人此生原只有這件事但世人凡緣染重外境累深未免將自己精神向外馳求漏泄反把這件事作第二義看間有覺破其弊欲與收攝自爲主張者又未免從意見好名色上扭捏轉移不肯專專向一念上求生死下落是與終日馳求者雖稍不同其爲不得真性流行則一而已來教努力精明若不善用亦會生病此等處亦須心悟不然又未免與悠悠作對治法也何如何如緒山兄已回見在感應儘見確實亦切切以從前意見爲戒迺知憂患困窮有益於人也時日歲寒萬物各歸其根此身未得一了辜負半生兄當同此耿耿也

答茅治卿

向承以所見錄示足知信道之勇求悟之切細閱來教見處不無大都從意解上湊泊不免纏繞文義未見有超然悟入之趣昔人謂葛藤窠其信然耶某非不欲答恐分疏得明時反滋葛藤之病姑爾遲遲非敢自外也再辱手教令人心目開明未得謂得未証謂証是兄真實不誑語某今則可以言矣來教謂道理本來具足起心求之而愈遠放下卽是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齋戒神明洗心退藏此也所見彌近然亦從耳根入來終費許多摹擬只今且道所起是何心所放是何事行乎其中是何物所齋戒所

退藏是何行持若是真悟漢言下便須了徹才涉商量劍去久矣來教疑致知反在格物之先夫先師格物致知之旨本無先後致知者致不學之知是千古秘密靈明之竅格物者格見在之物是靈明感應之實事故致知在於格物則知非空知格物本於致知則物非外物此孔門一貫之旨無內外無精粗而不可以先後分者也世固有以明心見性爲致知者矣而遺棄人倫物理則真性便有不遍之處是謂落空亦有以窮至物理爲格物者矣而以知識爲知反在事物上求個定理則內外便成對法是謂玩物二見紛紜而聖學始亡道之不明於世有自來矣來教云

湯武以下用何工夫而至此云云夫良知本來是真不假修證只緣人我愛憎分別障重未免多欲之累才有所謂學問之功堯舜清明在躬障蔽淺是卽本體便是功夫所謂性之之學湯武以下嗜欲重障蔽深是用功夫求復本體所謂反之之學其用力雖有難易深淺不同而於良知本來實未嘗有所加損也然非獨聖賢有是也人皆有之雖萬欲騰沸之中若肯反諸一念良知其真是真非惘然未嘗不明只此便是天命不容滅息所在只此便是人心不容蔽昧所在此是千古入賢入聖真正路頭舍此更無下手用力處矣吾人甘心不學則已學則當以顏子爲宗

顏子不遠而復且道顏子是何學迺孔門易簡直截根源先天之學非可以知解想像而求者也自此義不明後世所傳惟以聞見臆識爲學揣摩依倣影響補湊種種嗜慾反與假借包藏不肯歸根反源以收掃蕩廓清之績是殆塞闕靈明而重增障蔽也沿流以至於今其濫觴又甚矣豈不可哀也哉先師一生苦心將良知兩字信手拈出直是承接堯舜孔顏命脈而其言則出於孟氏非其所杜撰也世儒不此之察顧一倡羣和闕然指以爲禪將易簡宗旨反墮於支離繁難而不自覺豈不重可哀也哉惟兄撤去舊見一意篤信弗疑將全體精神打併歸一時時惟以

寡欲去蔽爲事蔽障愈闢神明愈顯從此悟入一得永得
更有何事千古絕學庶幾有望而前所疑諸說可不待分
疏而渙然融釋矣

與諸南明

去秋榮行時生適以先師年譜事在江右不及與兄款敘
少致贈處之益吾兄天性瑩粹冲和純然道器又於先師
精意相感神交夢授有得其宗者此豈偶然之故哉吾兄
處盛世位清班養望自高霄漢事業可以立致然區區所
望於兄更有進於是者人生貴聞道始有安身立命之地
先師提出良知二字乃是至道之精神神感神應真是真

非一毫不容自昧乃易簡直截根源于聖從入之真機世
之學者信此不及以爲不足盡天下之變反雜以知解意
識或泥於格套名義揀擇假借自討煩難昧其機而不自
覺耳吾兄於此既有所悟入安身立命當不假於外求蓋
良知之宗寂而常照舜之明物察倫照之用也由仁義行
寂之體也是謂明覺之自然是謂無爲而治千古經綸之
學盡於此矣纔有不寂種種明察皆爲用知纔有所雜有
所泥種種事業皆爲義襲而取真假毫釐之機辨之於一
念之微所謂是非之則也我朝開國以來狀元進位宰輔
者無慮數十輩再世之後名消影息皆蕩爲太虛析爲浮

塵而世之所指而仰者不過某某數人而已然則所恃以不朽者固在此而不在彼也區區素荷道誼之愛况嘗有聞於學兄以千古豪傑自命當弗迂子言也

與屠竹墟

天地間豪傑有數此生倏聚倏散能幾何時自己真性命會須有安立處人生精力有限自有嗜欲以來破敗不少古爲強仕之年今爲始衰矣若不及時回頭擗節保愛終日經營身心之外雖有美舉奇業到底只成眼前空華所濟恁事某不肖不能早覺以祇於悔今以悔心就質於有道求助之望也千鈞之鼎非烏獲不能勝執事旣已豪傑

矣豈肯將聖賢事作第二義欲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須得其門而入所謂性命兩字乃入聖賢血脈門路也自性自修自命自固爲性命之心重一分嗜欲自然輕一分全是性命之心種種嗜慾自然淡息得下所謂持衡之勢也

